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2024年4月3日 星期三
潍坊晚报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石凤华
美编：王蓓
校对：刘辉



娘的家园

□刘湘玉

去年农历十一月初六，是娘去世三周年的忌日。娘的墓地在老家村西小学西邻。一眼望去，一片整齐的墓碑上覆盖了一层皑皑白雪。周边围了一丛肃穆的松柏，这就是娘最终的家园了。

二哥用手扒去墓碑上的一层积雪，我们跪在雪地上祭奠。泪光朦胧中，我似乎看到娘四十年前趴在这儿冒雨种葱的情景。

那时，这里还是一片良田，那年二哥在外打工。有天中午我给学生上完课，正复习备考师范，邻居给我捎了一块红面饼，说娘去西坡种葱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雷声轰鸣，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，我不放心，跑去田里找娘。远远看到一大块白茫茫的水田里，只有她孤单的身影在移动。随着她的移动，水田里嫩绿的葱苗一行行地立起来，整齐匀称，像绿色的诗行。

我到田边时，一块大田，娘已种完一大半。她本想赶在大雨前种上，就不用花钱浇水了。可是太累了，体力不支，已不是弯腰在田里移动，而是双膝跪在泥水里艰难地爬行。娘就这样跪在田里种完一行又一行。

娘19岁嫁给当兵的父亲，生活在有公婆妯娌的大家庭里很多年，不知受了多少煎熬和委屈，她一直想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。后来分家，她意难平的是爷爷把仅有的房子给了二伯。再后来，父亲因受伤立功，才分到三间土改老屋。就在这老屋里，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，扛起了艰难的人生。就在这老屋里，她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几个孩子；就在这老屋里，她经历了失去我父亲和弟弟的锥心之痛；就在这老屋里，她身患过肺结核，一边吐血，一边给孩子们烧火做饭；就在这老屋里，她多次揪着屋梁想轻生，然后再看着孩子们活下去；就在这老屋里，她的泪水浸泡了无数个黑夜，洗白过无数个黎明；就在这老屋里，她决然送大哥、二哥当兵出门，说“你们走得越远越好”……

那年，娘张罗着要盖一处新房，她想给两个儿子每人一处家园。施工一个月，院子里水泥、木头、椽子及各种工具狼藉一片。怕晚上丢东西，接连几十天她都睡在院里的草铺上。

屋墙是用土坯垒的，还未上梁最怕雨淋。有天傍晚，一阵雨眼看就要来了。家里只有我和娘，她着急，拿来麦草苫子，搬来一架高大的木梯，搭在房屋墙上，喊我爬上去。我自小恐高，刚爬了两三阶，腿就哆嗦起来。这时雨任性地下下来了，娘急了，一把扯下我，她一个老太太三下五除二地爬上梯子去盖好墙坯。后来，我常常想起这一幕，娘的勇气来自哪里？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新屋当时就是娘的命根子，她省吃俭用，一块块木料、一束束麦草，积累了几年。娘当时守护的不仅是怕淋的屋墙，更是她生活的希望和她对孩子们爱的寄托。

1984年我师范毕业，结婚生子。娘又来城里帮我，这一来就是近四十年，再没回过老家。娘曾不无遗憾地发牢骚说：“在你家住，我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家。”

娘向往自由自在的闲适生活：一个小院，几间小屋，院里种了花和菜，养几只鸡，下几个蛋，阳光暖暖地照着，放几个马扎，四邻同龄老人坐着喝水话家常，榆树、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，桃花梨花竞相于堂前……我现在常常愧疚没有让娘过上这样的生活。

2020年农历十一月，九十三岁的娘住进了医院。在她弥留的日子里，我和二嫂商量过，是否提前送她回老家，因为老家有“活着才进家门”的说法。但天寒地冻的，她一直头脑清醒，我又心疼她，不忍心再折腾她。她终是在医院离开。我不知道娘是不是也遗憾没能回到老家。

娘最终离开了我，魂归故里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。我也终于帮娘安了家——小洋楼藏钱树、金山银山聚宝盆、锅灶碗盆电视机、衣服被子日常品，全发给了天堂的娘。这是她一生最富足的时候了。

愿娘在自己的家园里过得安稳、过得舒心。

清明祭

□李风玲

清明将至倍思亲，我的父亲，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四年了。悲痛应该会使时间的脚步放慢，可就在我们日日夜夜的思念和煎熬里，二十四年竟也倏忽而过。二十四年，我和大姐、小弟相继结婚成家，我们的孩子也已渐渐长大成人，可是父亲，永远停留在了他的49岁。

二十四年里，我曾无数次地梦到父亲，我无比英俊的父亲。是的，我的父亲很英俊。我方正的脸庞就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，还有他宽宽的下巴也在我身上留下印痕。据说下巴象征一个人的后代，如果你的下巴很方正，那么你的后辈就一定会兴旺发达、出人头地。父亲就有这样方方正正的下巴，我们姐弟也的确各有各的一片前程。但这前程，是父亲用他短暂一生的辛劳挣来的。

父亲是个农民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他可不只是种过地这么简单。年轻时，父亲钉过马掌，他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饲养场或者有骡马的人家钉马掌。后来农村渐渐没有马了，父亲就开拖拉机拉活，经常很晚才回家。母亲在忐忑不安里的漫长等待成为我少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。父亲开拖拉机的时间不长，但有过多才有惊无险的经历，母亲实在是怕了，父亲也怕了，于是他不再开拖拉机。但农村生活清苦，尤其是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家庭。当我们都上学后，日子就更拮据起来。父亲又开始做小买卖。先是卖豆芽，那时我上初中，记得家里堆满一个又一个大缸，装满一缸又一缸的黄豆芽。等我读高中时，父亲干的营生就更多了：卖瓜子、收酒瓶，最艰难的时候还外出打工，干的是很重很重的活。我曾在高中的校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文，记述父亲的这段经历，至今我都记得那题目叫《晚冬的风》。

是的，那些清苦的日子都是晚冬的风，虽凛冽却让人心生期盼，因为春快来了。在这期盼里，我们长大了，我和大姐工作了，小弟也即将成年，日子已经向我们透出喜色。我甚至都在想，等我挣了钱，会给父亲买什么样的酒喝、买什么样的烟抽。因为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只喝廉价的散装白酒，只抽气味浓烈的劣质烟丝。

可命运残酷，父亲的生命戛然而止。在这之前，我对死亡没什么概念，只觉得是和村里那些老人有关的。可我的父亲，一个无比英俊的男子汉却突然走了。我还天真地以为我的父亲永远不会老。

父亲走了，一句话都没有留给我们。可我知道他的眷恋，对世人的眷恋，对母亲的眷恋，对我们姐弟的眷恋。

此后的二十多年里，我看他坟头的青草枯荣，说不清心里是一种怎样的感觉，只是坚信父亲去了一个无比安宁的地方，在那里，他不用钉马掌，不用卖豆芽，不用沿街吆喝着收酒瓶，更不用汗流浹背拔铁丝。

岁岁清明，今又是。父亲，你在那边过得好吗？你可知道这些年里，我们对您痛彻心扉的思念？

永远的笑容

□肖刚

祖母走时，都说是喜丧，一家人真的就好似没有太多悲戚。其实这也是祖母的遗愿，祖母喜欢笑，更喜欢看大家笑。

祖母喜欢热闹，平时很少待在屋里，可就在后院的那几株梅花盛开的时候，祖母却病倒了，她只能无奈地待在屋里，到后来，只能躺在床上。她再也不能站在雪地里去看那一树红艳艳的梅花了。我们眼见着属于祖母的空间越来越小，直至最后缩进那一方小小的相框里，一如既往地笑着。

“该去找你们父亲了。”那一天，病榻上的祖母望着大伯，又艰难地朝向父亲，一丝微笑努力地爬进她嘴角的皱纹里，那笑虽已无力，但一直坚强地流露着，有一刹那，面颊上还溢出了几丝红晕。祖母努力地保持着这样一个笑容，慢慢地闭上了双目，仿佛是要去赴一场浪漫的约会。

祖母爱笑，她的笑容定格在了每个人的心里，像一朵春天的桃花，静静地绽放着，叫人不舍和眷恋，倒没有太多痛苦和悲伤。

“为什么这么喜欢笑啊？”一次，我问祖母。祖母白我一眼：“傻孩子，不笑，难道整天拉着个脸吗？”祖母叹口气：“你爷爷去得早，我们家人口多，难呢！可笑一笑就好了……”

“没啥遗憾了！”活过了一个半甲子后，祖母开始时常地念叨：“真的是没啥遗憾了，要是哪天我走了，你们可不能哭，我死而无憾，你们也都尽心孝了。”祖母哈哈地笑着。也是，这些年，一家人把她宠成了小孩子，她也随行就市，性格、言行都返老还童般变得稚气了。“我这是多活了呢，社会好，你们又都孝顺，就让你爷爷在那边再等几年吧。”可祖母还是去了，这一年她九十有八，无疾而终。

杏花开了，又落了。花期的短暂让人惋惜又无奈，花萼上一个小小的果子却在悄悄地孕育，更多的花开放着。这是祖母走后的第二个清明节，她的坟上已长满青草，周遭的几棵松树亦泛起新绿，春风一吹，松枝哗然作响，耳畔仿佛响起了祖母欢快的笑声。恍惚间，似又看到祖母的笑容在眼前呈现，那笑容感染着我。慢慢的，我的嘴角也翘起一个月牙般的弧度。倘若祖母在天有灵，我想，她最想看到的，永远是亲人的笑脸吧。

祖母的话又萦绕耳际：“逝者死而无憾，生者思而无憾。”是啊，倘若无所亏欠、心无羁绊，含笑追忆比在痛苦里怀念或许是一种更好的祭奠方式吧。